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書劍春秋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二

I247.58/
175

书剑春秋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二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405320

目 录

-
- 第 七 章 相思苗疆苦寻妹 (315)
 异域方知奇事多
- 第 八 章 南荒鸠婆十年功 (340)
 青春已逝终归真
- 第 九 章 毒龙公主招驸马 (388)
 落魄谷中是非生
- 第 十 章 落魄群恶倾施技 (441)
 武威文智夫妻情
- 第 十 一 章 一代袅雄为情累 (492)
 散尽纯阳心血枯
- 第 十 二 章 血红宝马助豪气 (548)
 秦岭挑戟恶双凶
- 第 十 三 章 双凶发威十八楼 (588)
 软甲侥幸救群哥

第七章 相思苗疆苦寻妹 异域方知奇事多

竺先生话说完以后，向葛啸群笑一笑，便举步飘然而去。

葛啸群忙自含笑抱拳，躬身为礼，但再一抬头，竺先生的潇洒身形，却已到了十丈之外。

这一手“千里户庭，神仙缩地”的绝世轻功，使葛啸群看得吓了一跳，也使他想起了竺先生所说的几句话儿。

他所想起的几句话儿，就是“若想胜他，虽不甚难，若想除他，却不甚易。”

葛啸群暗忖这位竺先生究竟是什么身份？竟敢夸称说出让胜过呼延光，并不甚难之语。

“阴山蛇叟”呼延光是“八大高手”之一，则能够胜过呼延光者，纵非比“八大高手”更高明的高手，也必将是“八大高手”之内的人物才对。

想起“八大高手”，葛啸群宛如黑夜行路，突获明灯，顿时猜出了那位“竺先生”的来历身份。

他脱口惊呼道：

“呀！这位竺先生，定然就是‘八大高手’之内，被称‘君子中的善士’的‘竹剑先生’西门远。”

但，灵机虽透，高人已远，眼前所见的，只是苍松怪石，绿水青山，哪里还有那位松奇石兀，山高水长的“竹剑

SA166/03

先生”西门远的半丝踪迹？

葛啸群错过如此前辈高人，心头自然悒悒不欢，但他也只好带着这种悒悒不欢的心情，继续向苗疆进发。

一步步地接近野人山，葛啸群的心中也不时地浮现出华冰倩影。

她为何对自己一见钟情，情深如海，甘心不顾女孩儿家的蕤蕤清白，献身相就，在四足蓝蜃的奇毒之下，救了自己性命？

她是否真在一度巫山云雨之后，便自丁香结子，豆蔻含胎？

她所孕之胎，究竟是否怪胎？还是业已生产？是业已设法取掉？还是如今尚在待产期间？

这一串的问题，交织成了一面疑网，把葛啸群的整副心神，迷迷忽忽地网在网内。

野人山虽尚未到，眼前已是高黎贡山，是各种苗蛮野兽的出没之地。

葛啸群想得心烦，走得口渴，颇欲寻些清泉畅饮，藉以消烦解渴。

清泉不曾寻着，倒被他寻着一潭浊泉。

眼前是占地颇不在小的一潭泉水，但水色浊若泥汤，使葛啸群望之生畏，根本不敢入口。

他忍着口渴心烦，循潭漫步，目光则不时投向峭壁悬崖之间，希望能够发现什么抛崖飞瀑，挂壁流泉。

流泉飞瀑，了了无踪，却被葛啸群发现了一株罕见奇树。

这株树儿，高仅三尺有余，但枝头上却结上了十数枚极

为可爱的鲜红果实。

葛啸群目光注处，大吃一惊，暗想这些鲜红果实形状，怎么有点像是罕世难逢的道家朱果？

但道家朱果多半生长在危崖绝壁的高爽之处，并有猛兽怪兽，毒蛇毒虫之类在旁防护。

如今这株结有十数枚鲜红果实小树，则并非生长在高崖峭壁之间，而是生长在浊泉左侧的一片小小泥沼边上。

葛啸群方在思忖，空中连声鸟鸣。

他抬头看去，却见一只巨大食尸兀鹰，双翼疾束地垂天飞降。

葛啸群以为这只巨大食尸兀鹰，定是为了保护那些朱红果实，而对自己加以袭击。遂一晃身形，退出了两三丈四。

哪知食尸兀鹰不是扑人，而是攫果，电疾般凌空飞落，钢爪双伸，便向那朱红果树抓去。

葛啸群见状，剑眉微扬，便将出手毙鹰。

但他尚未出手之际，那只食尸兀鹰便惨啼一声，凌空跌落落地，死在树下。

原来，在那食尸兀鹰攫得朱红果实之前，突从泥沼内喷起一线泥泉，打在兀鹰身上。

这线泥泉，仿佛具有奇毒。食尸兀鹰一被喷中，便告立即死去。

葛啸群正在惊奇，沼中污泥乱动，从泥中伸出了一颗怪头颅。

这颗怪物头颅，似蛇非蛇，看去有点像是只绝大壁虎模样？

怪头伸出污泥以后，便自鼓动阔腮，张嘴一吸。

这怪物的嘴中吸力奇强，居然把那只业已死去的食尸兀鹰吸得从树下凌空飞起，投入泥沼以内。

鹰死入沼，立即缓缓下沉，那颗壁虎似的怪头，也便缩进泥内。

葛啸群本来尚自怀疑，如今见了这种有毒物在旁守护的情形以后，遂断定那树朱红果实，确是道家朱果。

既然遇上如此功能延年益寿，大补真元的罕世奇果，谁也想尝上一尝，何况葛群啸又是在心烦口渴的状况之下。

但葛啸群虽然食指大动，馋涎欲滴，但也看出泥沼中的那只壁虎形怪物极为厉害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他略一寻思，拾起一块小石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在约莫距离那朱红果树的一丈左右站定。

葛啸群目注泥沼，见沼中怪物尚无动静，遂把握时机，右手疾扬，把手中小石凝足真力打出。

他心机巧妙异常，是觑准树上结有三枚朱果的一枝细小树枝打去。

树枝既细，葛啸群又在小石上凝足真力，自然“喀嚓”一声，应手立断。

葛啸群根据既定策略，小石才一出手，立即向前提气飞纵，身形捷如电闪，轻似云飘，抢在那断枝尚未坠及地面之前，便自伸手接住。

这时，沼中泥浆又复一阵翻动。

但葛啸群乖巧绝伦，他接住树枝，足尖略一点地，毫未停留，又自向前纵出。

等那壁虎形的怪头伸出泥沼，葛啸群的身形业已远离这泥沼边缘，到了六七丈外。

葛啸群高兴异常，从枝上三枚朱果之上，摘下一枝，便即送向嘴边，咬了一口。

这朱果汁浓皮薄，入口即破，滋味更鲜甜得是葛啸群从未尝得的无上隽品。

葛啸群一面饱吸果汁，一面心想难怪道家典籍以内，把这种朱果列为罕世奇珍，果然滋味美妙无比，料来便是仙家服食的“玉液琼浆”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常言道：“乐极生悲！”又道是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葛啸群果然不等乐极，便即生悲，以为多福，实是奇祸。

原来那朱果浆汁初入口中时，虽然鲜甜无比，隽美绝伦，但吸到后来，那种奇香汁液竟自变为奇臭！

等葛啸群感觉不对之际，一枚朱果果汁业已完全被他吸食下肚。

一个恶心起处，葛啸群“哇”的一声，竟自礼貌周全，有来有往，立即还席。

他本想服食灵果，藉以解渴消烦，如今服食臭果之下，遂在心烦之上，加了心烦，口渴之上，加了口渴。

葛啸群不仅心中更烦，口中更渴，头脑中并更复晕眩已极，昏昏思睡。

这时，忽然起了一种“沙沙沙”的奇异声息。

葛啸群躺在石上，勉强睁目看去，只见那壁虎形的怪物业已出了泥沼，正向自己缓缓爬来。

这怪物果然是只绝大壁虎形状，长的与井天坪水洞中所遇的四足蓝蜃有些相像，只不过多了一身癞包，色呈灰褐而已。

葛啸群情知怪物一到，自己立遭不幸，遂想赶紧逃走。

但他如今业已有心无力，逃走之念虽起，四肢却软绵绵的，不能动转，连一双眼皮都越来越重，有些无法睁开。

壁虎形的怪物，爬得越来越近。

葛啸群的眼皮重得越来越甚。

终于，他在看见壁虎形的怪物，业已爬到距离自己仅约三尺之际，眼皮便沉重得无法再睁地阖了起来。

但葛啸群虽全身绵软无力，眼皮沉重难睁，但心中却还明白。

他暗中算计，如今那壁虎形的怪物，仍在缓缓前爬，与自己之间的距离，也就越来越近。

三尺……两尺……尺半……

完了，鼻中已闻得一般浓浓奇腥，怪物已爬到面前，自己这条小命也就从此完蛋。

葛啸群脑中一晕，失去知觉。

但他这条小命，并未从此完蛋，只是暂时人事不知，而那只壁虎形状的怪物反倒僵毙在他身侧。

其中关键，自然还是因为葛啸群身边藏有华冰所赠送他的那粒“押忽大珠”。

直等葛啸群梦回丰都城，魂返鬼门关时，慢慢恢复知觉，见了这种惊人事实以后，方想通了其中缘故。

他摸出那粒“押忽大珠”，放在颊上亲了一亲，一面销魂刻骨地感念华冰对自己的深重恩情，一面也深惊苗疆行路之难，自己空负一身上乘武功，今日若无这粒珠儿，岂不早就被怪物拖下泥沼？糊里糊涂，做了冤魂怨鬼。

葛啸群想到此处，忽然间发现手中还持着那根尚余两枚

朱果的断枝，不禁“呸”了一声，赶紧甩掉。

他沁出一身冷汗，暗忖人生在世，真应恪守本分，不宜乱作占便宜的打算，自己今日便误把这种有毒的鲜红果实，当作罕世难逢的道家朱果，要想侥幸一番，结果几乎断送掉一条小命。

幸亏此果虽具毒力，并不太强，自己自幼修为，内功极厚，否则，外来怪物，纵能被“押忽大珠”所制，脏腑间的毒质，却仍足使自己身遭惨死，埋恨黄泉。

葛啸群一面惊心，一面继续前行，并服食了几粒自炼灵丹，以防脏腑间尚有余毒未净。

苗疆行旅，怪异极多，葛啸群虽已战战兢兢，又哪里能够平平稳稳地进入野人山境？

他尚未离开高黎贡山，便在行经一片山崖之际，听得崖后响起了节奏热烈的“咚咚”皮鼓声息。

葛啸群因时属夜间，一轮明月，正起东天，遂知道所闻“咚咚”鼓声，可能是有苗人，在崖后举行什么拜月大会。

一来，“金环恶鬼”姬拉便曾邀约葛啸群参与他们“落魂教”的“拜月大会”。

二来，葛啸群初入苗疆，对于耳闻已久，尚未曾目睹过的各种苗蛮风俗，颇有好奇之感。

由于这两种因素，葛啸群听得“咚咚”鼓响以后，便立意翻上崖头，藏在暗中，悄悄见见识识。

心念既动，轻功立施，十来丈高的山岩，哪里看在葛啸群的眼内，一度点足，两度腾身，便自悄无声息地到了崖顶之上。

崖后，是一片宽广石坪，石坪上火把熊熊，约有四五十

个半裸苗人，正在作一种奇异集会。

除了三个年老苗人席地而坐，以及另有两个苗人在不时“咚咚”击鼓之外，其余四十来个苗人，却各执锋利长矛，把一名颇为美艳的年轻苗女团团围住，并做出投矛姿态，仿佛要把那年轻美艳苗女，乱矛钻尸，置于死地。

葛啸群的师父葛文钦及师母石珠娘，先是文人，后参武学，但均胸罗万有，博古通今。

加上他义父“大漠金雕”轩辕亮，更是久走风尘人物，十年苦学之下，无论文武两艺，所获极多。

故而，葛啸群除了少数必须亲身经历，才可有所领会的特殊事情以外，对于一切有关学识，所知确已颇称丰富。

如今，他伏在崖顶，见了崖下情形，便不仅知晓那年轻美艳苗女为何被困重围，将被处死，并可略微听懂群苗所作啁啾苗语，辨出他们是一种人数不多的“藤甲苗”族。

原来，那名年轻美艳苗女，名叫“乌蒂”，因丈夫外出，小叔见色思淫，企图染指，乌蒂颇为贞节，加以坚拒，她小叔恼羞成怒之下，遂捏造谣言，在族中长老前，举发乌蒂空房难守，与族外男子通奸。

“藤甲苗”族，最恨妇女不贞，一有好情，立加处死，刑罚并极为严厉惨酷，族中长老闻得乌蒂小叔密告，自然极为震怒，遂立将乌蒂传来，加以审讯。

乌蒂口呼极冤，但因深知丈夫手足情深，只是自行辩诬，并未将小叔欲加逼奸之事说出。

有人告发，有人呼冤，而无法判别谁曲谁直之下，遂只好诉诸迷信，凭天而断。

但“藤甲苗”族的这种迷信方式，却对乌蒂大大不利。

这方式是被告几乎全裸地站在这场中，连平时护身“藤甲”也不准携带，由全体族人，分为男女两拨，围在两丈四尺以外，向被告投掷锋利长矛，倘若被告能在飞矛如雨之下不伤不死，便认为是苍天为其辨冤，立即宣告无罪，否则，便活活被乱矛攒身，尸如肉酱而死。

苗人飞矛，向称绝技，如此矛雨横飞之下，照说决无侥幸之理，但事实上，却往往也有例外。

因为男女两拨，各有一人率先掷矛，男苗中，定是犯妇本夫，女苗中，则推选一名平素矛法最佳之人充任领导。

第一矛掷出以后，群苗立即纷纷出手，但习惯上，他们所用手法，却均遵从率先掷矛人的心意。

譬如犯妇本夫，不信其妻有淫乱行为，或对其妻尚存矜怜之念，便可把第一矛准头略偏，稍差毫厘地掷向犯妇身侧，则其余男苗也就纷纷效法，用他们掷矛特技，使群矛如雨的在犯妇前后左右插成一片矛林，而决不伤及犯妇的半丝毫发。

女苗方面，要能获得女苗率先掷矛人的怜惜矜念，却是比较为难之事。

如今，乌蒂之夫业已归来，“藤甲苗”族长老，遂选择月明之夜，举行这场“飞矛天审”集会。

开始掷矛之前，三位族中长老少不得还要对举发之人及被告犯妇，重复询问一番，遂使藏身崖顶的葛啸群对整个事实有了了解机会。

他根据自己眼力，觉得被困围中，名叫乌蒂的年轻美艳苗女，一脸凛然正气，决不像是淫贱之人，而她那小叔，却貌相阴险，目光不正，分明是个邪恶之辈。

葛啸群具有这种看法，大可冒充神祇，在暗中一显威灵，利用苗人迷信心情，搭救乌蒂的性命。

他念头方动，崖下群苗已把所围圆圈扩大，似乎即将开始掷矛。

葛啸群真气暗提，藉着一根细细山藤之力，垂空十二三丈，藏到离地两丈来高的一株壁间横生古松的枝叶之内。

这时，乌蒂之夫业已执着一根精光闪烁的锋利长矛，高高举起，目光觑定乌蒂，作出欲掷之势。

其余约莫三十名男苗也均纷纷举矛，只待乌蒂之夫的飞矛落后，便作为根据地，一齐出手。

乌蒂仅以两块豹皮，掩蔽双乳及围在腰间，神情极为安静地站在重围以内，从两只绝美大眼中，射出含蕴极深的朗朗目光，凝注在她丈夫脸上，默然不发片语。

乌蒂之夫，本就不信爱妻会对己不贞，但一来是胞弟举发，二来又恪于历代相传的族规才不得不同意举行这场极不合理的“飞矛天审”。

如今由他率先领导男苗掷矛，他自然不肯伤害爱妻，厉啸一声，挺臂力掷，只见矛影划空飞过，颤巍巍地斜插乌蒂身前，约莫半尺远近的土石之内。

乌蒂此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但见了第一矛飞落以后，知道丈夫不信谗言，仍对自己极为爱重情深，遂不禁从她美丽如花的面颊之上，露出一丝安慰微笑。

刹那间，锐啸慑魂，矛飞如雨，但果然决无半根长矛伤着乌蒂，只在她娇躯前后左右，纷纷飞落，插成森森矛阵，却替她留出了安然无危的盈尺立身之地。

但乌蒂的小叔，因系原告，不能参加掷矛，否则，他可

能破坏传统，而使乌蒂来个埋冤饮恨。

葛啸群见状，一面暗赞苗人的飞矛绝技，确实高明，一面觉得也无需自己出手，乌蒂便会在群苗怜惜下，洗刷冤情，逃得活命。

男苗掷矛以后，轮到女苗，遂由一位面貌也颇娇美，但却略逊于乌蒂的年轻苗女，率先把长矛举起。

乌蒂一见是这名苗女领导掷矛，不禁面色大变，知道自己不仅难逃惨死，并将因死而落个背夫偷汉的不贞污名。

原来，这年轻苗女名叫秋娃，她对自己小叔素来一往情深，但自己小叔却偏偏对她不感兴趣，而拼命向自己缠扰。

何况秋娃在族中群女以内，向极自傲，但无论在容貌、武功、歌唱、舞蹈等任何方面，却均比自己稍逊一筹，双重妒念之下，自己早就被视为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如今既选出她来领导掷矛，则除非冥冥中真有神明，能怜悯冤情，加以佑护，自己如何逃得出乱矛投身劫数？

乌蒂方在暗叫不妙，“颯”然锐啸起处，一根矛影已自秋娃手中飞出，精芒划空地向她当胸射到。

谁知前后两度，如出一辙，秋娃这根飞矛，看来虽毫未留情地向她当胸飞掷，但到了乌蒂身前半尺之处，便猝然坠落，也与乌蒂之夫所掷的飞矛一般，斜插在土石之内。

这一来，多半同情乌蒂的其余群女，不禁欢声雷动，玉手齐挥，长矛纷落，也在乌蒂身外，插成了一片人情矛阵。

乌蒂合掌向天一拜，娇躯微扭，便从密密如林的数十根倒插飞矛中走了出来，泪落如泉地扑向他丈夫怀内。

但秋娃却不肯干休，跑到三位长老面前，似乎有甚陈述。

三位长老听完陈述，站起身形，走到矛阵之中，略一审视，便从地上拾了一段细细松枝。

秋娃见了松枝，遂向崖壁间的所有古松，一一注目搜索。

原来，葛啸群本不知道秋娃对乌蒂因妒成仇，竟立意趁此良机，杀以泄愤。

但人起杀心后，目内必露凶光，秋娃在举矛凝劲掷出之际，双目中便不自觉地射出这种立意不善的狠毒芒彩。

葛啸群一见她目射凶芒，便知乌蒂性命危殆，遂赶紧折了一段松枝，凝注内家真力，凌空弹出。

飞矛虽重，松枝虽轻，但因是葛啸群这等高手发出，自然能够以轻制重，以弱敌强。

那根飞矛，眼看再有半尺，便将洞穿乌蒂酥胸之际，便被葛啸群恰到好处地凌空击落。

如今，秋娃既已发现松枝，细细注目搜索，葛啸群自知踪迹泄露，迟早要被人看破，还不如索性抢先现身，施展一手内家绝学，或许能敲山震虎，镇住群苗，救下那可怜苗女乌蒂的一条性命。

他主意既定，遂先发出一声长啸。这声长啸，是凝足丹田真气发出，听来宛如虎啸龙吟，雷霆震怒，真令人入耳惊魂，心神生怖。

秋娃正自目注他处，葛啸群怒啸起处，果把她吓了一跳。

葛啸群一面发啸，一面从那株横生古松的浓枝密叶中站起身形，沿着一根细细松枝末梢，向前缓步走出，这根松枝，根本无法禁得住人，但葛啸群是施展出绝顶轻功，故而

一直走到松枝末梢，尚未见丝毫颤动。

群苗一见之下，果然齐被镇住，个个都面带惊容，静默不语。

葛啸群故示神奇，他走到末梢，止步站定以后，那根细细松枝，忽然一上一下地颤动起来。

松枝虽颤，葛啸群的身形，却似粘在松枝上，随着颤动之势，忽起忽落，飘逸若仙。

蓦然间，松枝往上重重一弹，竟是葛啸群弹起了丈许高下。

葛啸群双臂平伸，身形微俯，便像只大鸟般，向群苗所围的阵势之中缓缓飞行。

群苗简直看得无不发呆，哪里还有人敢向葛啸群有所冒犯。

但葛啸群刚刚飘然飞落，那名企图逼奸弟妇乌蒂，然后再乱造谣言，使她名节败坏被族人公决杀死的阴恶凶苗，却叽叽呱呱地向群苗说了几句苗语。

偏偏葛啸群对于这“藤甲苗”族的苗语，可以听懂大半，知道他所说之意，竟是告知群苗，自己就是与乌蒂通奸之人。

葛啸群涵养再好，听了这凶苗的恶意造谣以后，也不禁勃然变色。

但他尚未发作，一根矛影却已凌空疾飞。

这根矛影，恰好出其不意地，掷中企图逼奸乌蒂的凶苗前胸，他只厉吼一声，便被那飞矛贯穿胸膛，钉在地上。

群苗见状，一阵哗然。

因为掷矛之人，竟是他们族中的三位长老之一。

掷矛杀人的那位长老，向群苗一阵比划，并对葛啸群指了一指，把右手高高举起。

群苗鼓噪忽停，一个个在对葛啸群仔细打量几眼以后，完全拜倒在地。

葛啸群见状，倒弄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。

他以为群苗可能是因见自己所表现的功力，近乎神奇，而疑仙疑鬼，不敢冒犯得罪。

他却忘了那掷矛长老的高举右手之事，而自己右手的尾指以上，又正戴着华冰所赠指环。

葛啸群虽然有所误会但却善于利用这种误会向群苗比了一阵手式。

他虽可听懂十之四五苗语，但要叫他讲说起来却连半句都无法出口。

所比手势之意，是表示乌蒂是位无辜善良苗女，千万不可听信已死凶苗谗言，怀疑她有背夫偷情之事。

三位“藤甲苗”族长老，一齐连连点头，表示绝对遵从，那副神情，委实对葛啸群大为恭敬。

葛啸群喜出望外，赶紧见好就收，向群苗略一挥手，便欲就此走去。

但那三位苗族长老，却拉住他的衣角，神情惶遽地向他连比手式。

葛啸群从他们所比手式中，只猜出群苗是对自己有事相求，但却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儿？

他正感为难之际，乌蒂却以不大流利的汉语叫道：

“尊客的……本……本领真……真大，我……我们想……想请你救……救救我们……”